成渝双城走笔

编者按

2020年仲春时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下了“启动键”。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成为这个春天里动人的乐章。

成渝两地，堪称中华大地的一株并蒂莲、双生花。巴蜀文化，本就血脉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数千年。数千年中，巴山和蜀水不同的地理景观，养育出两个地方不同的人文个性，令华夏大地更加多姿多彩。

千百年来，巴蜀儿女共同描绘着一幅幅壮美的历史画卷，欢唱着一首首丰收的赞歌。成渝两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互相交融、互相渗透，文化血脉生生不息。

今日起，《两江潮》副刊推出“成渝双城走笔”栏目，讲述两地的自然风貌、人文风情、市民生活、交流交融……首期“成渝双城走笔”推出三位重庆作家笔下的成都。

成都是我的贵人

□许大立

编辑约稿，让我写写在成都的经历，说说对成都的印象。瞬刻间海量信息浮现大脑皮层，无数往事涌上心头，居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在我的青年时代，成都就是我的福地，成都就是我的贵人。我的希望和梦想，都曾在那里发芽生长。

我的音乐梦是在成都实现的。尽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曾在江津的文艺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曾是那个小城红极一时的“明星”。但是去了成都，进了新南门十二街的四川音乐学院，方知道天地之广阔，艺术之高深，才晓得我过往对音乐的认识，只是会唱歌而已。实在浅薄无知。

在川音，我的声乐老师是程希逸，键盘老师是杨汉果，都是我国音乐教育界赫赫有名的资深前辈。他们是我的贵人，他们对我的教诲让我受用一生。

我在近而立之年方才接受正规音乐教育，无需自谦，我的嗓音条件一流，音色很美，悟性不错，成绩优秀。但是我在川音也明白了一个真理：天资虽好，命运不济，在这个行当我起步太晚，不会有太大的造化。音乐教育不是我的喜好，也不会让我穷尽一生。所以，在回到江津继续我的教书生涯之际，我再度拿起了笔，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次创业。

我的文学梦也是在成都发端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枯木逢春的季节。我加入了那场千万人挤独木桥的“战斗”，冲上去，挤下来，再冲上去，不舍昼夜，废寝忘食，终于幸运地在江津县刊《几江》、永川地刊《海棠》发表了短中篇小说《乡愁》《生命之门》。这一来兴趣大增，我又写了几篇足球题材小说投给《现代作家》（今《四川文学》）。想不到居然很快又发表了。成都果然是我的福地。

而后，我的小说和报告文学接二连三在国内多家报刊上发表，引起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关注，1985年我被吸收为省作协会员。

1986年春，我已从江津中学调入重庆主城。有一位《重庆日报》青年记者叫李元胜的，某日忽然登门造访，说你在四川省首届业余文学创作评比中得了两个奖，一个是北京《丑小鸭》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听歌人传奇》，二等奖；一个是上海《文学报》发表的报告文学《一曲深情的歌》，写台湾旅美诗人彭邦桢的，三等奖。一个人拿了两个奖，你给咱重庆争了光。过了几天《重庆日报》居然登了个专访，还配了张我埋头写作的图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记者采访，自然大喜过望，兴奋了好一段日子。

其实，这也得感谢成都。中篇小说《听歌人传奇》是在1979年首届“蓉城之秋”音乐会上得到的启发，里边的音乐素材撷取自我在川音的耳闻目睹。报告文学《一曲深情的歌》也和音乐密切相关，那是写彭邦桢名作《月之故乡》在祖国大陆广为传唱，引出来的人生故事。四川音协专业杂志《四川音乐》居然也转载了。

199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集《琴痴》。《琴痴》众多人物原型和情节，就是来自于我在川音所接触的众多老师同学，来自于他们的生活日常茶余饭后道听途说。没有成都那一段生活，没有音乐学习和对钢琴、钢琴家的了解，我绝对写不出那些人物那些故事。

1987年底我进入重庆日报社下属的重庆晚报工作，专司副刊编辑，和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同行联系更多。很巧，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川报、成晚都在一条街上，于是红星中路二段就成了我去省城时最多的落脚点。

文学界的名家流沙河、陈之光、吉狄马加、叶延滨、杨泥等等，新闻界的大腕席文举、伍松桥等等，也就成了我的友人或作者，同时我也是他们的投稿人。

后来成立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席文举力荐我为副会长，具体负责川东片工作，一直到1997年6月重庆直辖挂牌。

记得在成都举行的“分手”会上，大家表情凝重，难舍难分。轮到我发言，我说，我们分家不分心，分手不拗争，还是四川盆地里的人，千百年都是同根生，我们要常来常往川渝一家亲成渝一家亲……掌声响起来，经久不息。

我读书时成都不大，骑自行车个把小时就可以把城区遛一遍。有个喜欢我的成都妹妹居然出奇大方地送给我一辆永久牌半旧自行车，我和同学们经常吃了晚饭骑了车去春熙路盐市口人民南路人民公园乃至青羊宫，回来也不耽误熄灯睡觉。

当时的城区也就现今的一环之内吧！我记得川音后门就是一片长势茂盛的菜地，我们经常在田埂上比赛车技。川大附近锦江河畔因薛涛闻名的望江公园，更是我们一帮同学喝茶聚餐流连忘返的乐土。成都令我最难忘的就是公园里的坝坝茶，夜半街头的鬼饮食，还有胜似吴侬软语的嗲兮兮的成都方言，如果从一个小女子嘴里冒出来，真有让人脚耙身软的感觉。

今日成都已非昔比。每次去成都都会找不到方向，开始是礼貌地问警察叔叔现在则全凭导航。当年的城中菜地早已变成寸土寸金的高楼大厦，自行车如一汪汪潮水的马路上如今车子挤爆，就连老川音院子那弹丸之地，大道小径也塞满了五花八门的轿车。

成都变了，平面的曾经灰蒙蒙的成都变得立体了现代了质感了色彩斑斓光怪陆离了，不再满足茶楼饭馆小打小闹慢条斯理“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成都人动作快了思想前卫了超越时代了！好啊，成都，我的福地成都，我的贵人成都，我们都是四川盆地里繁衍的子孙，没有厉害，只有利益，我们只有携手并肩，才能繁荣共进。不是有句老话吗，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成都是我的贵人。不管你如今打扮得多么风情万种娇艳欲滴，我还是记得你当年的那副纯朴模样。我喜欢你公园里摆满的竹躺椅盖碗茶，我喜欢夜半街头无处不在的鬼饮食，我喜欢当年推到校园里叫卖的钟水饺夫妻肺片麻婆豆腐赖汤圆……我喜欢听成都女娃子叽叽呱呱说“焦麻了”说“母亲哇”，和“抵拢倒拐”……听到就有触电的感觉，那就是乡音和乡愁。

成都是我的福地。

成都是我的贵人。

成都古建与现代烟火

□强雯

从重庆去成都很方便，动车一个半小时即到达。花一天或两天去成都，喝茶，谈事，会友，简直感觉不到城市差异。可正因为便捷，又觉得需要去探索些更多的不同，才会有新意和动力。

比如在清和之日去杜甫草堂漫步；在初夏寻访薛涛墓，琢磨下薛涛笺；又或在雨后初霁之时流连杨升庵祠，在园内桂湖边听寂静，都是异常美丽的事情。

访古，似旧犹新。

成都，历代巴蜀文化的中心，经济富庶之地，杜甫草堂、杨升庵祠、武侯祠、宝光寺作为著名景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不少始于唐宋，重建于清朝的古建筑，虽浸润几代风霜，斑驳有情，但在白日喧闹里，却淡去了本来的颜色。这里到底是全国有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即便有心去瞻望的人，也只能是闹哄哄地走个过场，来过，看过。

对人，对古迹来说，都不免有些遗憾。这些美物，非寂静不可体验。

长居成都的人，不这么看，生活才是第一的。本地人于这古迹是太近了，所以见惯不惊，甚至老百姓不知道元稹和薛涛的历史，陆游是怎么和草堂有关联的，也无以为羞。

而对于外来者，观景访古，如只是增加个知识点，也偏小了，偏弱了，情感上也少了些放松与休闲的意味。寻找独特的感受，叠加人生唯一的体验，那才是难忘和不可替代的。

同为巴蜀大地的子民，重庆人到成都去游走，这不远不近的距离，正好适宜一些小而精妙的事情。也就是说，地理的适当距离、人文渊源的共哺，正好可以让重庆人对成都有一些精微的探寻。

杜甫草堂的精魂还在。这段历史已经家喻户晓，安史之乱时期，杜甫到成都待了4年多，在浣花溪边修建了几个茅草屋，写下了多达247首诗歌。人去楼空之后，茅草屋也风雨飘零，五代前蜀时，韦庄等人在旧址上重建了茅屋，以此为诗魂凭吊、缅怀。宋、元、明、清以后，杜甫草堂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葺和扩建。现存建筑为嘉庆十六年重建，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多次修缮，是传承“诗圣”精神的一座很好的园林。50元一张的门票，来看看杜甫最大的行踪遗迹，倒是很值得。

杜甫草堂的主要建筑有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碑亭。晴日里，青砖竹林，互为掩映、小桥流水，又有古筝低吟，众生去杜甫草堂，逛逛园林，买几个纪念品，喝一杯茶，即便懒得去背诵刻在石碑上的杜甫诗句，依然能觉得，这地方挺好，具体好在哪里，却又说不出具体的篇目来。大概是前朝的诗意、历史，今朝的经营，都化为了花香空气和一米斜阳，茶气氤氲中作伴，人自然沉迷。

杜甫草堂的庭院布局，其实是一种东方传统和现代美学的综合，选择的植物、布局，适合大众游玩、休息，已经和大众生活融为一体。

或择清晨而行，一切静息，庭院如刚刚梳洗完毕，气质尚佳；或在人多时候，在诗史堂隔壁找一茶座，静坐一两个小时，这里人的密度相对较少，38元一杯的毛尖在水中竖立，凝望屋檐翘角，或得片刻禅思，也是值得。

此外，人们如果稍稍用心一些，或超越打卡式的行旅意图，武侯祠、望江楼、杨升庵祠，甚至是青羊宫、大慈寺等地，也是可多次品咂之地。这品咂也是出新之意。

品咂的重点，自然是其中的明清古建筑。

望江楼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又名“崇丽阁”，建于清代，不过眼前的望江楼，看上去十分崭新，想必也是近年来精心修缮过。

望江楼为木结构，共四层，上面两层八角攒尖，下面二层四角飞檐，宝顶鎏金，原为了纪念薛涛而修建。薛涛是唐代有名的才女，能诗善文，白居易、刘禹锡、元稹、裴度等才子都为薛涛的才情所折服。薛涛用自家的井水制作的纸负有盛名，被称为“薛涛笺”，今时今日都还有售卖，但笔者推测这只是后世对薛涛才情的一种寄托。

薛涛才华横溢，她写的诗歌，《全唐诗》中所收便有八十九首之多，为《全唐诗》中收录最多的女诗人。

翠竹参天，鸟鸣啁啾，沿着小径寻访薛涛墓。“但娱春日长，不管秋风早。”薛涛的诗句又浮现脑海，这欢乐和洒脱，是唐朝气质，也正是今日成都市民的气质。

这些古迹都遗存在望江公园，被划了一个小小的片区，需收费进入。在望江公园的免费区域，依然是大众化的成都市民生活，散步的，遛狗的。

因为成都整个城市的市民化，市区的明清古建筑也被日常化，这和江南一带，或北方中原一带的古建筑气质不同，他们或整饬或肃然，因为和现实拉开距离，还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古意。而成都，在休闲生活的营造上，已经把古建筑为我所用，变成是接地气的邻家丈夫了。

世俗化，市民化，你不能说它是不好的，这只是它的特色，强大的市民化气息，让整个城市统统长成了自家花盆里的植物。

对于惯过日子的成都人，他并不在乎知不知道薛涛墓，甚至会觉得望江公园里竟然单独划个片区收十元门票，“不划算，不去看了。”这普遍的声音，并不影响他们在成都安居常乐。

日子是当下的。烫火锅、喝盖碗茶、掏耳朵、泡脚、搓澡、吃麻麻鱼……他们可样样都精。

不过，从重庆坐一个半小时的动车，去成都看看古建筑，品评现代烟火，又坐一个半小时动车回到自己的城市，继续差不多的烟火人生，会发现有些东西在抽丝剥茧。

人生，大概是要在这种不断的，而又细小的文明的差异中，寻求自新与自得。

漫步府南河畔

□蒋登科

我是四川人，成年之后一直在重庆学习、生活和工作，成了重庆人。但归根结底，我还是四川人。每一次回家乡，其实都是回四川的老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家乡是一个人的生命之根，精神之源，那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童年和年轻时候的生活，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无论是丰富还是平淡，都会影响人的一生。我曾经见过在台湾生活的一些诗人，他们在名片上印着“镇江某某某”“岳阳某某某”“成都某某某”，这些都是没有忘本忘根的人，令人顿生敬意。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的“中国地名故事”中，每个嘉宾和选手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使用的都是故乡加姓名，比如“西安康震”，这其实是一种根脉的延续，扩大一点说，也是文化的传承。

我的家乡在川东北的巴中，过去离成都比较远，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去过。不过，我还是时常听到这个名字，它毕竟是四川的省会，而且家乡有人在那里工作，每每谈到，必然两眼发光，满是自豪。

后来我知道，家乡的小城在地理、文化、风俗等很多方面，都和成都有不小的区别。因此，成都在我心目中一直就有着近似神圣的地位。

我后来去过成都很多次，乘坐过很慢的火车，乘坐过通宵的大巴，后来又坐过动车、高铁，还自驾过。在成都，除了和一些朋友聚会，我还抽空去过不少的地方，那里的博物馆、纪念馆、公园、老街，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的家乡和后来生活的重庆，都是多山的地方，而成都是平原，可以带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悠闲，放松。成都和重庆可以说是我的人生中两个互补的存在，也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如履平川和爬坡上坎。

在成都，你说我土气也好，浅薄也罢，我就是特别喜欢穿城而过的府南河。

有水的城市往往就有灵性，而不同的河流体现城市的不同个性。重庆是有江的城市，而且都是大江，长江、嘉陵江、乌江大气磅礴，一泻千里。相比而言，府南河就秀气多了，它只是岷江的分支，给人一种灵秀和安静的感觉。即使在成都这样的充满休闲味的都市，现代人也没有谁会过得很轻松，劳碌奔波是必然的。但是，忙碌、疲惫之余，我们其实也需要一份安静、细腻，由此来整理我们经历过的一切，让心情适当放松，为生活减减压。府南河就是这样一条充满灵性的河流。

我没有关注过府南河具体流经了什么地方，我甚至不知道哪一段叫府河，那一段叫南河，但我知道，每一次到成都，这条并不滔滔的河流总是让人感觉舒服。每次到成都前预定酒店的时候，我都要问一问酒店距离府南河边有多远。我总是希望与它离得近一点。

府南河并不宽阔，也很少波涛汹涌。它很平静，仿佛离开人群回到家里时的那种感觉。在忙碌的都市，这样一条河，特别适合奔波之后的放松，也构成了都市和自然的巧妙融合。漫步河边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见绿树，听见鸟鸣，闻见花香，你都可以看到人们悠闲地散步，或静静地站在河畔，远观或者沉思。我相信那一刻，人们的心情是放松的，思考的问题都与流水有关，与时间有关，更与生命有关。人们也许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漫无目的地走走，在都市之中感受大自然的那一份闲适与温馨。

去年初夏，我去成都参加《星星》诗刊组织的一个诗歌活动，恰好住在府南河畔。外地去的人只有少数几个。那几天早上和晚上，我都会在河边走走，有时与曹东、唐力在河边慢悠悠地溜达，有时和雨田站在河边闲聊。

更多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在河边闲逛。周边都是高楼，不远处就是车水马龙，但是在府南河边，总是能找到一份安静，让你既置身都市，又好像独行世外。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李白说：“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杜甫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现在的府南河肯定和古人见到的锦江有了很大的区别，但古人为它赋予的诗意还在，勾连古今、融通城乡、远达四海的气韵还在，它依然是一条充满魅力的河。即使身边市声缭绕，也可以思绪飞扬，感受天地一体，视通万里，思接古今的别样滋味。

在东安南路的绿道上，有一个小小的翠风苑，旁边刚刚修建了一个造型别致的小书屋，四周的玻璃墙壁上张贴着一些优美的诗句。当时它还没有开业，但我还是走进去体验了一番，是个可以安静地品茗读书、喝咖啡的好去处。透过明亮的玻璃，头顶和四周都是绿意，旁边是静静的府南河。在这种地方，虽然置身都市，却又好像在市声之外，再烦躁的心情也会安静下来。

我当即拍了几张照片发了朋友圈，获得了很多点赞和好评。北碚区文旅委的朋友也见到了，马上向我了解具体的位置，说是要派人去参观考察，必要的时候可以学习借鉴。

在成都，在府南河畔，到处都有绿意，到处都弥漫着诗意，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人类和自然的相亲，是这座城市的底蕴和主题，也是这座城市特有的魅力。这是一种能够让人自我投入的氛围。

我敢说，在成都，少几座高楼不会影响它的高度；少几条街道，不会影响它的开阔。但是，如果没有带来滋润与丰茂的府南河，成都的魅力、活力与潜力也许就会大打折扣。

《花知岁月》 国画 陈茂华